



吳秀鶯

出生：民國四十五年生

學歷：輔仁大學中文系

現職：開南中學教師

曾發表之作品：「周阿春」、「顏春敏打蠻罵」、「歸家院」

獲獎紀錄：「周阿春」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第二名

人間孤艷一雪紅-- 歌仔戲劇本 佳作 謝阿女前半生記

創作理念

不重覆自己的舊作，是我動手寫這個劇本的第一個強烈念頭。

爲什麼選謝雪紅？一來我想嘗試創作一個歌仔戲的現代戲，因爲謝雪紅是1901年出生於彰化，時當日軍佔領臺灣之際，所有人物、場景不可能是傳統歌仔戲的舊制，所以我躍躍欲試。

其次，謝雪紅成長背景深深吸引我，她是這麼一個有個性的奇女子。我想認識她，而想多了解她，沒有比「寫」她更快的了。

要完成一個角色談何容易，尤其她--謝雪紅。由於她的三十歲以後人生政治色彩偏濃，歌仔戲體質不堪承其「重」，因此我決定只寫雪紅的前半生。那時她名叫謝阿女。

人間孤艷—雪紅—謝阿女前半生記

劇情大綱

泉州人謝匏，世居彰化，家境清寒。長年在富紳家中幫佣，娶妻陳阿銀。謝匏夫妻共生有五男三女，食指浩繁，夫妻因長期為家累所拖，先後病逝。謝家姐弟如飄萍般，散居四處。排行第三的謝阿女(即謝雪紅)和妹妹寄居在遠房的春姨家中。十三歲那年，阿女被春姨騙賣到台中干城的洪家，洪家強要阿女嫁與智障的獨子洪來富，阿女與洪家遠親張樹敏趁夜潛逃至台南，遠離一場噩夢。為了擺脫洪家的糾纏，樹敏帶阿女乘船到日本神戶經營大甲草帽、草蓆生意。當地一名富商山根甚是疼愛，收她為義女，更名山根淑子。

明艷聰慧的謝阿女受「大正時代」開放風氣思想，不滿意自己終一生只是男人的附庸。回台後，她有意和樹敏疏遠。在故鄉開「嫩葉屋」洋服店。樹敏對阿女一番舊情難遣，從日本追回彰化，兩人再相偕前往上海發展。樹敏在上海的事業多有不順，幸蒙當地富商林木順鼎力奧援。林木順是阿女的仰慕者之一，常藉機向特立獨行的阿女灌輸新女性觀點，要她走出傳統的束縛，不要成為婚姻的奴隸。

25歲那年，熱衷政治的謝阿女站在秋瑾墳前，她照見自己的孤影，並向同行而來的張樹敏說：「我們離婚吧」。

人物表

謝阿女——12歲至25歲，一個個性複雜，時而馴服多情、時而叛逆多變的女子。

張樹敏——30歲左右，一位多金、濫情的青年，謝阿女第二任丈夫。

林木順——謝雪紅在上海的政治盟友。

山根——謝雪紅在日本的義父，是謝阿女亦師亦父的大恩人。

洪來富——20歲智能不足青年，謝阿女第一任丈夫。

春姨——30多歲，刻薄、勢利，是謝阿女遠房親戚。

洪父——50多歲，買下謝阿女，準備未來當獨子來富的媳婦。

洪母——深怕謝阿女欺負智障兒，所以對謝阿女極盡刻薄無情。

水雲煙——來自台灣的藝旦，她在神戶開了一間「水雲煙」藝館。

小孩數名——謝阿女年幼時期的弟弟。

日本警察數人 / 攤販數名 / 日本台商數人

藝旦數人 / 歌舞隊

第一場 芎蕉風波

人：謝阿女(8歲)、弟弟3人、日本警察若干、農婦、市場攤販、路人若干。

時：日據時代，約西元1911年，一個夏天的午後。

地：一個攤販林立的老舊街市 謝阿女寒儉的家

【一群攤販以輕快的步伐，挑著各式擔頭奔競在這條街市上

【一群買什物的路人自四方而來，於是奔競的攤販停下擔頭來開始做生意

【蒼涼曠渺的背景音樂，氤氳一絲絲千山我獨行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二名日本巡察，雄赳氣昂的在街市來回踱步著

【幾名攤販一見巡察大人，立刻嚴謹而老實的立正敬禮問好……

巡察：生意好麼？(用日語)

攤販：(對觀眾)他講生理好麼！(回警察)哈，託大人的福，很好！

巡察：很好、很好！(用日語)(繼續繞行街市，下)

攤販：(唱唸)哈！阿本仔巡察真有板，(合聲)真有板，

開嘴「控扒哇」「啲唉唷」「阿里嘎兜」萬事攏好辦，

(合聲)萬事攏好辦。

出嘴若是「八該阿囉」「混多隙」是伊要轉生氣；

「腳底抹油」緊溜不可延遲。

【內聲：賣芎蕉喔——

【謝阿女賣力的提著菜籃，內盛滿滿的香蕉串上

阿女：(唱)六月天氣火燒埔，曝得目睛要反烏。

好心的人來贊助，人人知道阮無辜。

賣芎蕉喔——

賣芎蕉喔——

【os 合唱：彰化芎蕉叢叢香，忠厚之家出賢人；

赤腳少女人人疼，伊是寒冬枝頭一點紅。

攤販甲：唉唷，天壽喔，提這麼重，不怕壓到飼不大。阿女，叫妳不可提這麼重，都不聽話，妳弟弟怎會沒與妳幫忙？

阿女：多謝阿叔你的關心，阮弟弟去芎蕉園割芎蕉。阿叔你要交關一串嗎？

攤販甲：憨女孩，阿叔昨才交關一串，就還沒吃完哩。我看妳趕緊行那邊去，看有人客與妳交關無。

阿女：好，阿叔，我要來去囉！賣芎蕉喔——

攤販乙：阿女拿一串來，阿公仔與妳捧場一串。

阿女：阿公仔你這麼好心，天公爺會給你吃百二。

攤販乙：天壽喔，吃那麼老，遺祟，要給人驚嗎？

阿女：阿公仔，哪會這麼講！來，你無牙，這串較夠熟(唸“分”)，吃起來也較香。

攤販乙：好好好，妳講阿公仔無牙(給錢)——

阿女：滾笑的，別生氣唷。賣芎蕉喔——

(唱)芎蕉好吃有滋味，一串只賣兩先錢；

好心來買吃百二，恩情一點大似天。

攤販乙：(唱)看妳細漢有志氣，又是古錐的女兒；

街頭巷尾做生理，只為父母無聲勢。

阿女：(唱)歹命好命天註定，不敢怨嘆問神明。

好腳好手算榮幸，出門賣物為家庭。

【三三兩兩路人看阿女的可憐樣，就圍過來要買她的芎蕉了

【阿女的弟兄和姊妹被一位凶悍的農婦追趕喊打而上

【攤販、路人陸續下

弟弟：唉唷，打死人喔！打死人喔！

農婦：別跑，別跑………。今日要把你們打半死，看以後還敢不敢偷我家的芎蕉——

弟弟：阿姊救命、阿姊救命！

阿女：(護住她的弟弟們)喂，妳怎會大人打困仔呢？

農婦：打，打你們還算客氣。你們這幾個猴困仔，一天到晚去阮的芎蕉園偷割芎蕉。

阿女：(狐假虎威的)喂，妳要有證據才好講話，不可看阮是困仔比較好欺負，妳知嗎，彰化所有巡察大人和我爸爸都很熟識！

農婦：天壽喔，這麼小就敢向天借膽，隨便講講。妳老父——謝匏，誰不熟識？窮得要給鬼拖去，巡察大人若會和你們交陪，我頭給妳剁做椅子坐。

阿女：妳這麼老，我要妳的頭做什麼？

農婦：猴死困仔。妳若乖乖拿五元來賠，我就放妳們無代誌

弟弟：(張口結舌)五元？阿姊，伊以為咱家開銀行哩！五元——

農婦：五元，真便宜囉！

弟弟：阮「偷割」的芎蕉算算不到一元……。

農婦：承認囉，果然有偷割過芎蕉。

阿女：妳臭耳聾哪，阮弟弟是講阮「兜」的芎蕉，不是阮「偷割」的芎蕉。著嗎？人家你們都沒有偷割他們的芎蕉，對不對？

【弟弟們大力點頭

農婦：還講沒有？

阿女：這位阿孀，你看我弟弟都說沒有偷割，而且他們手也沒拿物件，妳怎可「白白布強要染黑」？

農婦：再說沒有，那妳菜籃內這些芎蕉哪裡來？

阿女：是我家種的！

農婦：笑死人，誰不知謝匏尅某窮到要給鬼拖去，你家哪來芎蕉園？

阿女：有啊！妳又不曾去我家的床腳下，我家的芎蕉，都種在眠床腳。

弟兄：是啊，我家的芎蕉，都種在床腳下比較不會給人偷割去。

農婦：光天白日也敢說「白賊話」，我要來報大人掠你們這些猴死困仔。

阿女：好啊，無證無據，我才不驚哩！妳要找大人，去前面街找。我們等妳——

農婦：好，好膽別走！我現在就去找大人。

阿女：去啊，去啊！（弟弟也一同幫腔）

【農婦氣憤的要去找巡察大人

阿女：（大聲罵幾個弟弟）每次叫你們說，要跟人家偷割芎蕉，就要有人看頭看尾；現在好了，又被人掠到了。還不趕快跑——

弟弟：阿姊，那個查某又來了。

阿女：緊，緊來走。（阿女帶三個弟弟齊下）

第二場 賣身字契

人：謝匏、陳阿銀、春姨、阿女、

時：日

地：謝匏家中的公媽廳

【在謝匏家裡，斑駁牆壁和簡陋的神明廳，讓人心升同情

【謝匏和病弱的妻子相互扶持的唱上

謝匏：（唱）好人怎會壞病症，哮龜氣喘心不清；
貧窮才知人情冷，求救無門臉若冰。

阿銀：（唱）初一十五拜神明，祈求公媽顯神靈；
有魚有肉來相請，如何年年家不興？

謝匏：唸我，謝匏。

阿銀：陳氏名阿銀。

謝匏：人家說：「乞食也有三年好運」，我謝匏做人不差，怎會得這哮龜氣喘的惡症，說起來人就「刻喉」。（難過）

阿銀：俗語說：「天公保忠厚」，咱尅某一不愧天地，二不愧祖先，萬項事情都照天理做，想不到天公還是無照問，你破病，我瘦身，工廠無人敢用我們。唉——

謝匏：俺某的。

阿銀：死老猴！

謝匏：唉唷，妳怎會叫我死老猴。（疾劇咳嗽）

阿銀：現在你病到這麼嚴重，叫活老猴、死老猴不都一樣。（也跟著咳嗽）

謝匏：天壽：我看咱再活不久囉，會死、會死！

阿銀：就是你，叫你身體要顧，你偏偏要拖、要磨，所以才會得這款症頭；每日就嗽、嗽、嗽.....

謝匏：這要怪妳，生八個孩子，叫我不拖、不磨，是不是就餓死咱的子兒呢！

阿銀：你怪我？本來生三個查某嬰仔，你說整桌的公媽沒人拜，所以我才會連續再生五個男丁。人說：「加人加福氣」，咱是「多子餓死爸」。

謝匏：呸、呸、呸。不要盡說不吉利的話。今天是我們家要過運的大日子。

阿銀：是啊，我不該盡說這些不吉祥的話，今天是春姨要來提親的日子。

謝匏：不是提親，是要來寫契書。

阿銀：寫「契書」？

謝匏：是啊。因為阿女要賣給台中洪家做媳婦仔，要寫字，不然怎有憑證？

阿銀：(哭狀)寫完契書，阿女就得跟春姨走嗎？

謝匏：當然！

阿銀：阿女實在不好命。

謝匏：唉！想當時，阿女是我們的第三個女兒，她剛出世，連一聲哭就沒有；
那產婆說：「這個嬰仔來日一定和別人不一樣。」

阿銀：記得產婆抱給我，別看她是嬰仔，眼睛張得金金金，掠人直直看，
連哭一聲也沒。

謝匏：我以為第三女兒「尚吃命」，所以希望她出世以後可為我們謝家
帶來好運。

阿銀：是啊，她有為咱謝家帶來好運，從她出世以後，我就連續替你們生了
五個男丁……

謝匏：五個男丁有啥用？個個「瘦抽薄板」，我拼命給人做長工，日拖夜磨，
賺來的幾分錢(咳)……

阿銀：再說也無路用，你看又「嗽」起來，減講一些。

謝匏：春姨怎還沒來？

阿銀：應該是啥事給擔誤才是。

春姨：(內聲)來囉——

【一身鳳仙裝穿辦的春姨，手執小扇、手絹，輕步而上

春姨：(唱)春姨啊——

「生水」要選無好尪，選來選去找無人；

若要嫁給臭腳尪，捻綿簣來塞鼻孔。

若要嫁給青暝尪，梳頭抹粉無採工。

若要嫁給啞口尪，比腳畫手氣死人。

若要嫁給有錢尪，驚伊變成採花蜂。

若要嫁給緣投尪，移情別戀難輕鬆。

我，春姨阿。

內聲：(文武場人員)幾歲？

春姨：二八。

內聲：丐一 ㄉㄨㄛ ㄟ。

春姨：普通啦。

內聲：嫁未？

春姨：唱那麼久，你們聽沒有嗎？

內聲：妳這番婆，講話愛顛倒，我們聽無啦！

春姨：現在時機歹，查甫人不是醜就是懶惰；不是懶惰就是散赤；
不是散赤就是破病……

【所有文武場停止——

春姨：(驚疑)怎會攏無聲？(面向觀眾說)我知，內場的查甫人在抗議！

(向內場說)滾笑的，不可生氣。是說，你們明明知道我沒嫁，故意問做什？

【文武場聲再起——

春姨：有聲囉！咱繼續「搬落去」！唉唷，一眨眼已經來謝阿匏的家了。

(直接跨進門檻)有人在嗎？

謝匏：(急忙狀)春姨妳來囉！

阿銀：春姨，請坐，喫茶。

春姨：(很怕被他夫妻倆傳染似的拒絕)免客氣，免客氣，我吃飽才來，茶也喝整桶的。(四處張望)你們家阿女呢？

謝匏：在後面的菜園。老猴，妳去找伊轉來。

阿銀：(向內喊)阿女——

阿女：(拿一個裝蟋蟀的罐子跑上)阿母，啥事？

阿銀：妳阿爸叫妳。

阿女：阿爸，啥事叫我？

【阿女發現一旁坐有春姨，不覺升起敵意

春姨：(諷刺)阿銀，妳看妳阿女那眼睛好像要吃人似的。

阿女：不要妳管(自耍起蟋蟀)。

謝匏：不可對春姨無禮貌。

阿女：她來全無好事。

春姨：我是送錢銀來，妳這個「死查鬼仔」出嘴真無禮。

【謝匏來不及示意，春姨的來意被阿女窺知

阿女：阿爸，你又要賣誰？

謝匏：這……

阿女：阿母，是要賣小弟？

阿銀：這……

春姨：這麼簡單，這這、那那，你們夫妻也真無志氣。時機歹，哪一家不是將孩兒送給別人飼？我春姨與妳講坦白，本來妳老父是要將妳第三小弟過給街仔尾賣藥仙做「後生」，可惜，人家嫌妳家小弟「瘦又薄板」無福氣樣……

阿銀：妳小弟人家不要，妳看我和妳阿爸身體這麼差，無法出門賺錢，厝內米缸也要煮光了，所以……才想將妳「分」人。

阿女：「分」人？

春姨：講「分」無值錢，我跟妳說，是要將妳賣人啦！

阿女：又要賣女兒？

【謝匏夫妻羞愧不願面對阿女

春姨：不錯，將妳賣給台中州的洪家。妳表姊前日賣人才值 60 元；因為妳生得較「水面」，對方同意出 160 元。偷笑了——

【謝阿女又驚又恨，手中裝「大猴」(蟋蟀)的罐子不由滑落

阿女：160 元——

(唱)甘一百六十元賣我去別人家，天地突然昏昏旋，
生水值錢通好賣，賣我他家做奴隸。

(念)大猴、大猴啊，要走怎會放我一個？

阿銀：女兒妳要聽我來解釋。

(唱)你爹破病許多年，阿母無辜受牽連；
沒錢買米小弟餓瘦面，若要出頭等何年？

阿女：我可以出門做工，賣水果，再辛苦我甘願，我就是不要賣人！

春姨：阿女啊——

(唱)因為散赤來引起，賣身換錢不得已。
阿女不可來激氣，謝家只靠妳解圍。

(白)妳要想清楚——

謝匏：阿女，160元，不是小數目，他們洪家肯出這些錢，一定是有錢人，
妳若賣給他們，以後吃穿免煩惱。

阿銀：是呀！女兒，這個洪家有店面又有田園，粟倉聽說比咱家的公媽廳
還大。妳去洪家，先做媳婦仔，另日換妳做頭家娘，阿爸阿母就可以分
妳的福氣……

謝匏：女孩子，總是要嫁人，春姨對妳好，才會將這麼好的機會給妳。而且
阿爸是不久於人世的人，這筆錢，一些給妳阿母治病，一些可以做
安家使用。

阿銀：是啊，乖女兒，妳去洪家一定比在咱家較好生活。

阿女：我不要——你們都是騙人的。阿母妳怎會這麼「雄」。

妳常常講隔壁那個「媳婦仔」真可憐，暝、日做的要死，也給人打的
要死；妳又講，伊還未轉大人就給人送入洞房去生嬰仔。

我若嫁去洪家，一定也跟她「共款」的命運，我才不要和她「共款」！

春姨：隨便你們，(取出賣身字契)要賣也好，不賣也好，這種價錢我看你們
是無地去找。阿匏兄，等伊想好，你們才來通知我。萬一，對方若後悔
，我是不給你們帶保證的——(春姨不屑的下)

謝匏、阿銀：春姨——

【謝匏又急又氣，不覺劇烈咳將起來，咳聲穿透這破落不堪的公媽廳

第三場 飄萍無根

人：阿女(素蘭)、洪父、洪母、洪來富、張樹敏

時：日

地：洪家

【洪家宅院堂皇，牆圍外有一口洪家專用的小井

【來富對正在井邊洗衣服的阿女很好奇，他一直唱著不成調的歌想討好她

來富：(唱唸)一是當朝一品，二是二甲進士；

三是三元及第，四是四品京堂；
五是五子登科，六是六國封相；
七是七子在朝，八是八子登科；
九是九門提督，十是來富我得富貴。

我唱這麼多，妳怎樣若蚊子叮牛角一樣？

素蘭——素蘭——

阿女：(瞧一眼，冷冷的)你和誰說話？

來富：當然是妳！

阿女：我不叫素蘭，我是阿女。

來富：「阿女」不好聽。我聽阮阿爸講，妳在妳厝內因為無得人疼惜，所以隨便「號名」。「阿女」的意思是講，妳是查某的，不是查甫的。

阿女：那是阮家的事，免你管！

來富：妳真歹，講話沒好面色，又不是我欠妳錢，何必這麼歹？

(唱)素蘭姊姊生水面，宛如下凡的天仙；

日看暝看看不厭，咱有七世夫妻緣。

阿女：(唱)井底水蛙不知醜，大舌興啼無大才；

勸你緊走才實在，免得樹尾起風颱。

來富：嗨，素蘭，(發現不對忙改口)阿女，妳知道嗎？聽講妳明年就是我的「媳婦仔」——所以我才每天和妳作伴，要培養夫妻的感情，嘻嘻嘻...

阿女：(厭惡的)你緊走別位去.....

來富：講實在，我知道我配不上妳，妳生成這麼「水」，若不是妳家歹環境，妳就可以嫁更有錢的人。

阿女：(發現來富的心地不錯)算了，我不再與你「答嘴鼓」，我跟你說，如果你若真愛我，你必須做一件事。

來富：別說一件，一百、一千、一萬，我都會去做。

阿女：好，那就叫你父母放我回去彰化。

來富：好——不行，不行！妳明明吃我笨，我才不笨哩！

阿女：既然這樣，那你就走遠遠的，我不要看到你。

來富：不要這樣，我知道我阿母脾氣不好，(洪母自後而上)對妳真刻薄，以後她若再對妳這樣，我一定走去遠遠遠，給她找也找不著。

洪母：心肝寶，日頭這麼大，緊入去厝內。

來富：阿母，妳怎會「無聲無嗽」走出來，害人驚一下。

洪母：入去！

來富：我要等素蘭洗好，一同轉去。

洪母：(怒對阿女)「幾領衫」洗半晡，妳將我當成「憨人」？

阿女：我有認真在洗，來富兄他有看見。

洪母：不要逐次就用來富做理由；有做沒做，我眼睛看現現，妳免再辯。

阿女：真的就是真的，妳的寶貝心肝不會騙妳。

來富：阿母.....

洪母：住去！

(唱)真是赤腳踏著火，買妳入門最帶衰；

講話帶刺大無禮，五倫不分怎顧家？

阿女：姨啊生氣真狼狽，較輸頭頂那蕊花；

嫌我無禮將我退，免得洪家難合齊。

洪母：好膽，妳站過來。(打阿女幾個巴掌)

【阿女吞忍下，含淚自顧扭乾洗淨的衣物，轉身跑去宅院內，

【洪母和來富邊走邊理論，一直到走進大廳……

來富：阿母，妳人前人後怎會「兩樣款」，有時看妳對伊不壞，為啥有時這麼壞？

洪母：憨兒子，她是咱們買來的，以後是你的妻兒，現在如果沒有「壓落底」，恐驚日後她會吃你「夠夠」，古意被她看做是憨直。

阿母平時對伊好，是怕厝邊笑咱洪家沒量度，對媳婦仔太苛刑。

來富：阿母，160元，買一個人，替咱做家事不講，還要做媳婦仔、生孫、傳後嗣，真可憐哩！

洪母：查某人是菜籽命，又不只是她一個這樣。反正，是咱買來的，你不可和你老爸共一樣，給她迷到團團轉。等一下，阿母講話，你站在一邊就好，知嗎？

【洪母、來富進入大門，阿女也面無表情自廚房端來茶水

阿女：姨啊(非親娘的稱呼)，阿兄喝茶。(欲回廚房)

洪母：等一下，(自桌櫃拿出一紙字契)妳將這紙契唸一遍。

阿女：(茫然的接過手)我不識字。

洪母：那個死老猴說妳聰明伶俐，認很多字，妳就唸來給姨啊聽。

阿女：我真認不得幾字。

洪母：(冷笑)我就說嘛，你如果識字，那「天會落紅雨，馬也會發角」，我看他是對妳有意思，才不停誇獎妳。

來富：阿母，妳是喝醋喝到頭殼有問題，阿爸教素蘭認字——

洪母：不准叫素蘭，叫阿女就好。

來富：叫阿女就叫阿女，何必這麼歹？我是講，阿爸教阿女認字，是希望她以後可以管帳，對咱洪家不壞才是呀！

洪母：跟你說，這裡沒你的事，你去後面納涼。

來富：(附在阿女的耳邊說)別怕，我後面找阿爸來排理。(下)

洪母：站過來。

阿女：姨啊，時間不早，我要入去灶腳煮飯。

洪母：等我交代清楚你才入去煮。

阿女：是。

洪母：聽好，妳是我160元買來的媳婦仔。

阿女：我知。

洪母：這張紙契寫得清清楚楚，我唸一遍給妳聽。

「立賣女字人，謝匏，台灣縣人。妻，陳氏阿銀，有親生第三女兒一口，名阿女。今因家用欠銀，無奈將親生女，託媒引就，雙方言明160元讓與台中州洪家為養女，一賣千休，永不能言贖。日後倘有風水不虞，乃是天命，皆由造化。兩造甘願，口恐無憑，特立賣女字契一紙。」

阿女：(都馬調)一百六十元我聽到猶如雷貫頂，因為父母過身無倚憑，
一家拆散遭不幸，賣身洪家苦伶仃。
洪家頭家好德性，照顧阿女若親生；
以為從此日子會太平，哪知風過雨來天難清。

洪母：別大聲號叫，像妳這種女孩，就像「紅龜包鹹菜」，好看面而已！

阿女：姨啊若是這樣想，為何不放我離開妳洪家？

洪母：妳想得真簡單，花160元買妳入門，不是買妳來滾笑的。

阿女：我去外面做工賺錢連本帶利還妳們。

洪母：人肉鹹鹹，要等妳還，哼！

阿女：我一定會還，妳可以叫春姨作中人。

【洪父和大甲做草帽生意的張樹敏有說有笑上

【進門乍聽屋內喧嚷聲，洪父一臉無奈

洪母：總講一句，錢對洪家並不是天大的事，我只要妳好好聽話，
來富給我照顧好，不要整天和老頭家兩人「目尾牽電線」就好。

洪父：住去。妳這個女人，愈講愈沒情理，真是要敗我洪家的門風。

洪母：不捨得？不捨得妳心頭那個素蘭嗎？我講幾句就不可以嗎？你當作我是
啞口，或是青暝？

樹敏：失禮，來得不是時候，伯父，是不是另日再來拜訪。

洪父：失禮、失禮，一點小事無妨。素蘭，入去後面捧茶請張先生。

阿女：(偷瞧樹敏一眼)是。

洪母：不准叫素蘭，叫阿女。

洪父：查某人，無事找事。她是要給咱來富做妻兒，妳怎會整天疑神疑鬼，
吵吵鬧鬧，樹敏，你看你伯母愈來愈「無款」。

阿女：(端茶上)阿叔、張先生用茶。

樹敏：多謝。

洪父：素蘭妳和妳姨阿去廚房準備，下晡，張先生要在我們家吃飯。

樹敏：伯父，免客氣，我坐一會就要轉去大甲。

洪父：既然來，不用便飯怎可，一定要留下來。

洪母：是啊！才來就給你看到阮厝內長短事，你若不用個便飯，我會生氣。

樹敏：是。(和阿女對望一眼)

洪母：(察覺有異，瞪阿女一眼)還不趕緊去洗米。

來富：(走走跳跳上來)阿爸，你怎會在這？

洪父：來富，你看這位你認得嗎？

來富：不認得。

樹敏：來富，我是樹敏，你曾去阮大甲住過呀！

來富：喔，喔！我記得一點點。阿爸我要去找阿女講話(下)

洪父：(搖頭)樹敏你看伯父怎會放心將家業交給他呢？

樹敏：伯父寬心，來富還「細漢」，總有一天會大漢。

洪父：我不敢妄想，但是如果素蘭肯嫁來富，我就真正可以放心。

樹敏：是啊。只是，看她真有個性——

洪父：唉，一切是命。我對伊好，就是希望伊肯念在我一番苦心，好好和來富做夫妻，日後，洪家財產攏是他們的。

來富：(氣匆匆)阿爸，素蘭又不睬我了，顧洗她的米、和她的菜。

洪父：憨兒子，她是忙著做飯請你樹敏阿兄，你實在全不識內外。

來富：請樹敏兄，這樣更是不可，剛才阿母講他會將阿女帶走去——

洪父：(一驚)三八，胡亂講話，成何體統！

【樹敏這時也尷尬的搓起雙手

【阿女忙進忙出，一道道菜先後端上來

阿女：(唱)人說播壞田望後冬，今日心情足輕鬆；

敢是春風拂面來戲弄，緣投少年探花叢。

樹敏：(接唱)看伊含笑朱唇紅，身輕曼妙我心茫茫；

一領漁網情海放，恐怕到頭是一場美夢。

【來富只知緊跟在阿女身後，他也忙得不亦樂乎的樣子

第四場 遠離噩夢

人：阿女、樹敏

時：夜

地：一處荒僻的鄉野

【樹敏和阿女乘夜逃出洪家，洪家發現，派家丁追拿，兩人躲躲掩掩

【眼見洪家愈來愈遠，而眼前的路卻愈來愈黑

【樹敏偷騎來的腳踏車，因為暗夜而跌跌撞撞

樹敏：(唱)南風清水夜無眠，繾綣情思飛上天；

落花有情來相送，今夜趕路不敢延。

阿女：(唱)溪水悠悠春自來，心事只有哥你知；

兩人真情相意愛，誰人負心不應該。

【他們回望洪家，發現沒有人追上來，欣慰的互望一眼，靜默一陣

阿女：阿敏兄，這台腳踏車是來富的，我看咱不要騎，我不要欠洪家的人情。

樹敏：有理。洪伯父對你真照顧，他若知妳逃走，而且又牽他家的腳踏車，一定真失望。

阿女：咱腳踏車放在這，順便寫一張字紙給你洪伯父。

【樹敏字口袋取出一枝筆和一張便紙，交給阿女

阿女：我不認得字，怎麼會寫呢？你寫！

樹敏：(搖頭微笑)頭筆要寫什麼？

阿女：(唱)此番逃走不應當，阿女內心也徬徨；
洪家姻緣難頂對，堅心離開走他方。

【阿女邊唱，樹敏緊跟著寫

樹敏：二筆要寫……？

【阿女望著寫起字來俊逸有神的樹敏，不覺心升愛慕之意

阿女：來富和我無緣份，強要逼親亂乾坤；

錢銀相欠有打算，我日後雙手送入門。

阿敏兄，我真是對你不起，害你以後無面做人。

樹敏：事情已經發生，難道還要我再騎這台腳踏車送妳轉去洪家。

阿女：我不要、我不要。這麼困難逃出，我不會再回去。欠的160元以後會還洪家。如果你怕難做人，你可以將腳踏車牽回去，就說半路看我逃走去。你的話洪伯父會相信才是。

樹敏：妳又不歡喜了？我是說笑的。咱計劃那麼久，我怎會半路反悔？妳放心。看，這信寫好了，妳看——(想起阿女不識字)我念給妳聽一遍。

阿女：嗯。

樹敏：阿叔、姨阿、阿富兄：當你們看到這張字紙，請你們寬赦我謝阿女不告而別。我相信姨阿一定真生氣，阿叔也不諒解我，我是萬般不甘願做一個無用的查某人，我和阿富兄不相配，要我嫁給他，我會痛苦「一世人」，阿叔你對我好的用意我知，但是我不要這款的婚姻，阿富兄心地真好，你們可以找別的小姐來匹配。160元我以後會連本帶利寄還你們。最後，我再向阿叔、姨阿要求，希望你們原諒我的不告而別。不孝的阿女拜上。

阿女：真好。多謝你！

樹敏：不用客氣，時間不多，咱要緊趕路。

阿女：以後你可以教我寫字嗎？

樹敏：女孩會顧家庭就好，何必學寫字？拿筆是查甫人的代誌。咱們趕路較要緊。

阿女：那裡有牛車，咱先借這戶的牛車，駛二三里路後，再找別人的牛車頂替。

樹敏：有理，照這樣，到天光，咱就會趕到南投。到時，半路上若有好心的司機，也可以拜託伊送咱去台南。

【阿女歡喜的點頭，他們齊力小心牽出牛槽內的牛，再架上牛軛……

【輕快的行弦，這一夜，兩人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感

第五場 櫻花盛開

人：山根、山根淑子(謝阿女)、樹敏、日本台商數人、藝旦數人

時：冬天

地：山根的家 / 藝旦閣

【冬天的神戶，櫻花盛開

【濃濃日本音樂，帶出一隊穿著和服的日本男女，他們優雅繞著櫻花樹
歌舞將來——

【音樂畢，歌舞隊緩緩退下——

【山根家中“和式門”緩緩推開。山根淑子(謝阿女)正跟他的義父山根學日文

【父女兩人時傳學習過程中彌足溫馨動人的對話聲

山根：淑子，妳來神戶已經半年，希望妳會習慣這裡的生活。

阿女：多桑，住在神戶這裡，有您幫忙、照顧，我和樹敏好像住在自己的厝內
一樣，怎會不習慣？

山根：樹敏是一位上進的青年人，我真歡喜妳和他住在我家，算來也是陪伴我。

阿女：多桑，你對樹敏真疼愛。

山根：五六年前，樹敏初到神戶做生意，人生地不熟，因為租厝關係，我看出
他頭腦反應各方面，比別人更伶俐，對我也真尊敬，我們的關係是這樣
建立起來的。

阿女：多桑，……

山根：什麼事情？

阿女：為什麼樹敏出外應酬就放我在厝內？

山根：(深思狀)這——

阿女：現在是不一樣的社會，有文化教育的人應該有新的觀念才是。

山根：妳們中國二千多年的傳統文化，連我們日本國也深深受影響。

(唱)一家之主是丈夫，女人只要有嬌姿；

輕聲細說無放肆，全家大小樂安居。

阿女：(唱)可憐女人地位無，有時比豬狗更不如；

辛苦一生傳後嗣，男人怎會這麼自私。

山根：我感覺妳和一般女子不同。有自己也想法，不過多桑並無贊同妳的看法，
這種觀念，對女子的美滿婚姻有大大影響。

阿女：其實來日本以後，我對樹敏每日和人客應酬，喝酒、看歌伎表演，
感覺相當不滿；兩人不時因此吵嘴。

山根：我的在世，非常溫柔，當時我比現在的樹敏更嚴重，每日花天酒地，
她卻一點計較也沒，我一世人永遠也懷念她。

阿女：喝酒應酬，為什麼太太不能跟隨先生身邊？真無道理。

我想要讀書、寫字，我不要做軟弱不識字的女子。

山根：淑子妳對樹敏用情很深，樹敏看來對你也是真多情；只是，現實環境
妳必須要去適應。時間不早，多桑先休息去。妳呢？

阿女：我想再看一些書，順便等樹敏回來。

山根：也好，天氣轉涼冷，妳要注意自己，不要受風寒才好。

阿女：多謝多桑，多桑先休息去，不必掛心。

【山根拿起煙斗，在阿女目送下，緩步而下——

【主表演區燈暗，一束追光跟隨阿女……

【(行弦)阿女推窗望見一輪明月，前情往事忽然湧上心頭

【一陣呼嘯而來的北風，讓倚窗無計的阿女陷入冥思中，她想起和樹敏私奔到日本的一段恩愛日子……

【主表演區換成樹敏和阿女居住的和式臥房，樹敏呼喚著阿女的名字

樹敏：阿女，阿女……

阿女：(自窗邊如夢似幻的移步至樹敏懷中)阿敏。

樹敏：才一瞬間，妳就不見了，害我很著急。

阿女：(手拿一本裁縫書冊)你看。

樹敏：什物件？

阿女：新畫好的圖樣。

樹敏：我看……

阿女：你常常說我裁剪、車衫的功夫很好，就是不會畫圖樣，這裡面的畫的「衫樣」如何？

樹敏：果然厲害，畫得「真有款」，誰人教妳呢？

阿女：書冊裡。

樹敏：想不到，看冊妳就畫這麼好。

【放下畫本，樹敏深情拉起阿女雙手

阿女：(唱)為要開店我認真，學畫裁剪費精神；
車衫剪布學很緊，希望早日能翻身。

樹敏：唱拋頭露面不適當我不希望妳這樣做。

阿女：阿敏，你在神戶若不是義父山根先生的幫忙，可能咱們就無安身之地了。我們總不能永遠靠他呀？

樹敏：放心，咱做的是草蓆、草帽的生意，同行競爭的很少，相信不多久咱的株式會社應該愈做愈發展才是。

阿女：(從桌上取來另一本書冊)阿敏，你已經幾多天沒教我讀書了。

樹敏：妳看，什麼都學，又是裁縫、日本語，還要學漢語，妳的心真不小。

阿女：不識字會給你們查甫人欺負。

樹敏：有我，誰敢欺負妳。

阿女：(撒嬌地)不管，我還是想要識字。

樹敏：好……(伸出手心)

【阿女會意過來，自桌邊取來一條長條的紅色布巾，交到樹敏手上

【樹敏用布巾將阿女的眼睛矇起來

【拉起阿女的手，陸陸續續的寫，阿女陸陸續續的猜……

阿女：終日忙忙無了期。

樹敏：對，再來——

阿女：不如退步隱清居。

樹敏：真好，記得好！再來——

阿女：草衣蔽體同羅緞。

樹敏：好，最後一句——

阿女：野菜充飢勝飽肥。

樹敏：果然伶俐。(替阿女解下眼睛的布巾)

(唱)終日忙忙無了期，
不如退步隱清居，
草衣蔽體同羅緞，
野菜充飢勝飽肥。

阿女：阿敏，我全背起來，你今日要教我什麼？

樹敏：我想一下，嗯，(拿筆急寫書冊上)

(唱)繞膝無兒莫怨差，
買來苗媳貌如花，
他年嫁得陽城賈，
三斛明珠換一娃。

阿女：(念)繞膝無兒莫怨差，買來苗媳貌如花，
他年嫁得富豪家，三斛明珠換一娃。

樹敏：如何？

阿女：(面露不悅)你啼笑我。

樹敏：哪是呢？這是講，做父母的不必重男輕女。

阿女：那是前一句的意思，若後面三句的意思，是講沒養兒子，認個媳婦仔，日後替她找一戶有錢人嫁，也可賺一筆大錢。

樹敏：要不，這首詩就不學。

阿女：我想要學……

樹敏：有一首唐朝詩人劉禹錫的《竹枝詞》，我寫給妳看

【兩人卿卿我我對著書冊逗樂，阿女念著詩句，樹敏一筆一筆寫下

(幕後唱)楊柳青青江水平，
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晴還有晴。

【燈暗——

【阿女倚窗獨立，悠悠回神

阿女：(念)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阿敏、阿敏……你怎會愈來愈變款。難道……

我要去找他回來——

【阿女匆匆奔出，燈暗——

第六場 水雲煙館

人：樹敏、阿女、水雲煙、台商、藝旦

時：同日，深夜

地：水雲煙藝館

【來自台灣的藝旦正唱南管小調

【樹敏和同來自台灣的商人各懷抱藝旦喝酒、取樂

藝旦：(唱)一江清露浸月影，
香淺人瘦更多情；
青樓男子真薄倖，
半晌貪歡到天明。

【唱完回台商身邊敬酒

樹敏：(七分醉意的推開藝旦)各位失禮，我想先失陪。

藝旦：還早，張先生趕什麼？

台商：(錯落不齊的聲音)張先生是怕厝內的淑子小姐嗎？

樹敏：什麼話，我堂堂一家之主，驚過何人？

【直奔而來的阿女仔細聽他們的對話

台商(1)：難怪張先生心內放不下，淑子不是普通的女子。

水雲煙：(倚偎在樹敏懷中的女子，好奇問著)怎說不是普通的女子？

台商(1)：她自小個性倔強，六歲開始為了幫忙生活困難的父母，透早會到
菜市場賣果子賺錢。

台商(2)：更利害，偷拿別人水果園的水果來賣，一點驚怕也沒。

台商(1)：這算什麼！她被賣去台中做人家的媳婦仔，不知安分守己，和一個
查甫人千里迢迢跑來日本。哈、哈、哈……

【眾台商開懷而笑

樹敏：(摔酒杯)這是什麼意思！

水雲煙：張先生不歡喜了，你們別再說呀！

樹敏：(怒氣)咱是好朋友，講話請斟酌，淑子的代誌是我個人的代誌，請你們
不要提來講滾笑，我會生氣！

阿女：(不悅進門)我本是散赤人的女兒，我也曾賣給人要做媳婦仔，對方是
一個智能不足的男子，是我堅持不願意答應這樣的買賣婚姻。
幸好有樹敏幫助……

台商(1)：是是是，哈哈……樹敏不但幫忙妳還賣身的160元，而且為了
怕大太太不歡喜，偷偷將妳帶來日本，「金屋藏嬌」，真是萬無一失。

【阿女上前揪住台商的衣服，與之爭執……

台商(2)：酒多喝，話減講……

樹敏：(醉意)放肆，阿女，這是查甫人來的地方，妳沒有我交代，怎可來此
吵吵鬧鬧，真是失我的體面。

【水雲煙被樹敏推開，藝旦們也整理衣襟端坐

【劍拔弩張的局面，阿女咄咄逼人，樹敏不甘示弱

台商(2)：張太太，嘻嘻……

水雲煙：這位是——

台商(2)：張先生的夫人、的夫人。

阿女：失禮，匆匆而來，攪擾你們的雅興，請各位原諒，我是找張先生來的。

樹敏：妳不應該來。

阿女：不錯，過去我是這麼想，但是，現在我卻是有不一樣的想法。

樹敏：回去，任何事情，等我回去再說。

【阿女上前取酒一杯，慢慢看四周的人，然後一仰而盡】

阿女：(醉似的唱)人說播壞田望後冬，今日心情足輕鬆；

敢是春風拂面來戲弄，緣投少年探花叢。

哼，今天你不說清楚，我在這裡陪你們喝到天亮！

樹敏：妳……

台商(2)：張先生你還是先回去好。

【水雲煙以目示意，要張樹敏先送以連喝幾杯的阿女回去】

樹敏：成何體統！淑子，我最後再說一次——妳……馬上……離開

水……雲……煙……

阿女：離開？可以！我若離開水雲煙，從此你永遠看不到我！

樹敏：妳是我買來，我的話妳不能反抗。先回去再說。

阿女：(極憤怒)好，張樹敏，你詳細聽著，我最後再說一次：我若離開

水雲煙，從此——你——永遠看不到我！

樹敏：我不相信妳多厲害，回去。今晚，我要住水雲煙館。

【阿女沒想到結局是這樣，羞憤而出】

第七場 琵琶別抱

人：張樹敏、山根、洪父、洪母、洪來富、春姨、林木順

時：次日

地：神戶山根的家 / 台中洪家 / 彰化 / 上海

【舞台上同時出現山根的家、台中洪家、彰化春姨的家，以及上海攤頭等四個表演區】

【樹敏因阿女的失蹤，內心自責不已，他從山根的家著急的出走】

山根：張先生，淑子已經回去台灣，你不必操煩，她說她會照顧好自己。

樹敏：(唱)心焦心急急如焚，阿女消息無處問……

【山根家宅隨著樹敏的離開，暗燈，山根退下，樹敏接唱】

【追光隨樹敏而轉，最後落在台中洪家緊閉的宅院】

【樹敏慌急叩門……】

【洪父、洪母、洪來富一家人，對投門而來的樹敏極度憤怒，不願伸出援手】

樹敏：(接唱)千錯萬錯我怨恨，不該辜負伊美紅粉。

【台中洪家宅院隨著樹敏的離開，暗燈，洪一家人暗退，樹敏接唱】

【追光隨樹敏圓場而轉，最後落在彰化春姨家緊閉的宅院】

【幕後 OS 唱：

(男唱)南風清水夜無眠，繾綣情思飛上天；

落花有情來相送，今夜趕路不敢延。

(女唱)溪水悠悠春自來，心事只有哥你知；

兩人真情相意愛，誰人負心不應該。

【春姨勢利的指著遠處，好像比劃著阿女的去處——

【三個表演區撤下，只留上海的一條人行道和商家

樹敏：阿女——

【後悔使腳步更形沉重的樹敏在上海街頭，紛擾人群，他和充滿自信的阿女擦肩而過……

【上海有一批熱衷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舞台一群舞者呈現這樣的氛圍

【林木順和阿女歡喜自在的相約在黃浦灘頭

木順：雪紅，這是最近新出版的。

雪紅：馬克思思想。

【樹敏又上場，終於他抓住阿女的身影

樹敏：阿女——阿女

木順：這位是——

雪紅：(不敢置信地)樹敏，你……

樹敏：阿女——

【木順如此不明白他們兩人的關係

雪紅：木順，這位是我跟你說過的張樹敏。

木順：張先生你好！

樹敏：阿女，這位是——

雪紅：他是我同學，我來上海全靠他幫忙。

樹敏：阿女，我找妳好辛苦。

雪紅：樹敏，不是，張先生，我不是妳心中那個阿女，我叫做——雪紅。

樹敏：雪紅——不是！妳是我樹敏的某阿女。

雪紅：木順，不知方便先失陪嗎？另日我再約你。

木順：是，告辭！希望你們沒事情！(下)

【雪紅和樹敏一前一後沿著斑駁街道而行——

【他們來到秋瑾的墓前

雪紅：她是秋瑾。

樹敏：我不識得。

雪紅：是中國三千年歷史以來第一個提出男女要有平等的權利。

樹敏：我不識得。

雪紅：你當然不識，你只知找回當年你熟識那個阿女如已。

樹敏：難道你已經變心？是剛才那個男子？

雪紅：(冷笑)張先生！(轉弱)阿敏兄，我已經不是以前的阿女。既然你也隨我來上海，今日咱們是不是可以講明？

樹敏：阿女，希望妳原諒我在神戶對妳的藐視……

阿女：那已過去，我已經看破了！希望你放我一條路。

咱們的緣分已經盡了……

告辭——

樹敏：阿女，妳怎麼可以……

【雪紅轉身慢慢向舞台後方走去……】

【樹敏徬徨失神繞行在舞台上】

【幕後 OS：

楊柳青青江水平，誰人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切光——】